

德国《时代周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记者雪莉编译报道)2013年3月7日,德国《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其影响在德国社会持续蔓延。

《时代周刊》是一份在德国社会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周报。这篇题为《下单订购心脏》的文章用一死刑犯的遭遇,引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并措辞犀利地对欧洲部分与此事有染的医院和医药公司提出道德指问。文中不惜笔墨地介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收集到大量信息,有力地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年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这几年正是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

《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麦塔

斯和乔高的报告直指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于某一病人而必须被处决。“麦塔斯和乔高对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也是不遗余力地力求立场客观。他们不仅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收集证据,比如他们在囚禁中被做过的各种医疗检查,比如那些被消失的,或是尸体被发现少了某样器官的;他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人。他们甚至访问到当年参与活摘手术的同谋。他们还记录了假扮成患者或病患人亲属的调查员向中国大陆移植中心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对话。法轮功学员被视为最合适器官施主,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B型肝炎。

文章最后提到德国法轮功学员刘巍在中国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暴打,被剥夺睡眠。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十个警察、十名医生进行医疗检查。只有法轮功学员被检查。他们对她做了抽血检查、用超声波扫描一遍所有器官。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有遗传性疾病。这样的检查总共进行了五、六次,可是她从来没有得到化验结果。◇



马来西亚学员应邀示范功法

【明慧网】2013年3月16日,马来西亚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校友会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健身慈善活动,为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贫困学生筹募基金。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上午11时许,在司仪给大家介绍法轮功后,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主台开始为大家示范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功法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意大利乌迪内省长：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揭露暴行

【明慧网】“一亿(法轮功)民众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正在遭受迫害。这样的画展是和平与宽容的体现,特别是对暴力的揭露。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度,人们可以自由地修炼,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揭露这样的暴行。”2013年3月9日上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意大利乌迪内省政府大楼内开幕。乌迪内省省长皮艾罗·风塔尼尼在开幕式上发言时表达了上述的感慨。

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画展在全世界各地巡回。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乌迪内市举办画展,希望帮助当



乌迪内市文化专员恩里克·比查(Enrico Pizza, 左),乌迪内省省长皮艾罗·风塔尼尼(Pietro Fontanini, 右)

地民众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过去13年来发生在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画展将持续到3月底。

风塔尼尼省长是这次画展的主要支持者,当他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情况后,感到非常地震惊。他感谢当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相,并且赞扬了法轮功学员为揭露迫害所做的努力。

参观画展的观众都被画作及其背后的真实故事所打动。一位先生表示:“这些画作本身就在传递着信息,触动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些画传递着光明和快乐。” ◇

以色列青年：困惑多年的找寻终有解

【明慧网】“就在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炼功的场景，我感受到身体内一阵热流。我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我立即明白，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来自以色列的欧哈德（Ohad）2006年第一次来到法轮功炼功点的感受。

对欧哈德而言，这种温暖的感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那时二十八岁的他，是一位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顾问。他想了解法轮功，并走入炼功点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睡眠障碍症。

当时，他已经被一种莫名的疲倦困扰了五年。虽然看上去身体很正常，可是无论他睡多长的时间，还是觉得劳累。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睡眠障碍症，目前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建议他动手术，在脸上装一个催眠装置，依靠这个装置来控制睡眠。

欧哈德不想动这样的手术，就在互联网上搜寻有关自己症状的信息。在英文版的明慧网上，他读到了一位



图：欧哈德在炼法轮功功法

美国人修炼法轮功的体会。这位美国人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他唯一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让自己的病情不再恶化。但是在修炼法轮功的很短时间内，这些病症就全部消失了。

欧哈德非常惊讶，他想自己也得试试。他在网上查到了自己住所附近就有炼功点。从炼功点回来后，欧哈德购买并阅读了《法轮功》，他说：

“读书、炼功一周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

炼功两周后，欧哈德按照以前就

预约好的时间，去睡眠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健康检查。他说：“那时，我感到精力非常非常充沛，每天我都炼功，读《转法轮》。”

检查结束后，医生惊讶地表示：“一切都很好。我无法理解。”

欧哈德给她看了五年前的身体检查报告。医生看着新旧两份检查报告的结果，难以相信和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检查报告显示，以前欧哈德患有睡眠障碍，但是现在和正常人一样了。

身为犹太人，他一直生活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但在修炼法轮功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信仰，寻寻觅觅，困惑多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真地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善恶有报。我开始友善地对待别人。而且在法轮功修炼中，我可以在世俗中，不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只需每天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可以遵循最正的价值观，成为真诚的信仰者。” ◇

多年不孕的女儿怀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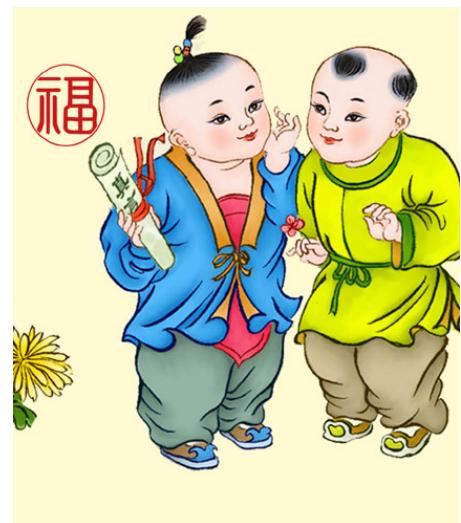
【明慧网】我的女儿相比三个儿子娇贵些，那脾气有时也很执拗。她三十多岁了还没怀孕。女婿看了《转法轮》后，对我说：“妈，这法轮功是真好，我也要修炼了。”以后三个月，女儿对我说她肚子沉得厉害。我让她到医院去看。医生检查了老半天，沉吟着说：看样子是怀孕的症状，胎胞也有那么大，可是这三个多月了怎么看不到婴儿呢？说流产了吧也不象。还是再观察观察吧。

女儿回家说起医生的检查，我就说：那是怀孕了，啥原因还是你自己的原因，叫你退团退到现在也不退，退了就什么都好了。女儿说：“你怎么啥都往‘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上联。共产党是不好，这个党叫我入我也不入。可是这团员都几十年的事了，早忘了，谁把它当回事？”我说：“你不把它当回事，可你当时宣誓为恶党奋斗，那誓言是要起作用的。”她说那时的宣誓不都是闹着玩

的？说完就回屋休息去了。我随她到卧室说：“妈的话你也不听，我只好走了，我不愿意看我的女儿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还要流产。”说完我就走出来给三儿子打电话，让他给我买回家的车票。

三儿媳问明白了情况，对我说：“妈你在这坐会儿，我去说她。”三儿媳对女儿说：“妈的话你都不听你听谁的？你看咱妈这身体多好，咱们一块爬山，谁赶得上她。都六、七十岁的人了，要不是修炼法轮功，妈能这样吗？妈叫你退个团就那么难？咱以前入团不都是被骗的吗？退出来多好，说明咱不再受共产党的骗了，也了了妈的心愿。”女儿也是心疼我，就说：“要那么着，就叫妈给我退了吧。”

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急急忙忙往我家赶，我一见他就说：你怎么才来？他说：我这不就来了吗？早上我对女儿说：“你检查去



吧，一切正常。”女儿将信将疑，就上医院去检查。那大夫一检查就说：“这怎么可能？这才几天，怎么凭空就有了一个孩子？你家人有信神佛的？”女儿说：“不只是信，我妈就是修佛的，她炼法轮功。”

女儿回到家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再也不和我犟了，从此有事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

女教师：十四年太多的伤害

无法细说

【明慧网】我叫李虹，女，今年五十九岁，是四川广汉雒城四小退休教师。原来一身都是病，风湿关节炎、肩周炎、咽喉炎、甲亢、神经衰弱、多发性子宫肌瘤等，医治无效，激素药使人变了形，虚弱气短，挣扎在死亡边缘，活得痛苦不堪。

一九九七年元月，我有幸得法修炼，炼功三天后丢了药，身体上的病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大法与大法修炼者的迫害运动。我不放弃修炼，遭受残酷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下午，我正在上课，被广汉政法委、“六一零”、国保人员用车劫持到公安局，非法询问并关押了二十四小时。后来骚扰不断，单位领导施压，教育局领导经常找谈话，我时常被停课，校领导要求上缴大法书，我不理睬，一个纸条都不交。我没有违反工作纪律，工作能力是不差的，可是当年年终考核，校长张存发给我一个“不合格”的等级，以后的职称评定我根本就沾不到边儿了。

国保警察姜天星、李俊带着派出所的警察来我家非法搜查，抢走我的录音机，大法书籍，藏在棉絮里的书都被搜走，连打坐用的圆形棕垫也被抢走，我成了他们“黑名单”上的人物。从一九九九年十月到二零零二年四月，这样的非法搜查有七、八次，监视、骚扰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

二零零二年四月，我因讲天安门“自焚”骗局真相被人诬告，广汉政法委、“六一零”人员胁迫单位迫害我，欲把我劫持到“和兴洗脑班”关押，我不接受迫害，离家出走了。二零零二年八月，我在朋友家被德阳“六一零”、国安绑架，劫持到什邡看守所非法拘押，我拒绝签名。非法关押一月后，我妹妹担保把我保出去了，住在邻县我母亲家。后来，校方给我妹妹打电话，说将我弄去洗脑班迫害，我只好又流离失所了。在外流离失所近五年期间，我的工资被停

发，至今没有补发。

二零零七年元月，我回到单位，广汉“六一零”胁迫教育局和单位强制我写“四不保证”，我坚决不写。校长说：国家把你们定为“邪教”。我问她：“真、善、忍三个字，哪个邪？”教育局纪检科的赖××威胁我：“你不写我一个电话就把你女儿的工作下了。”我就大声喊起来：“你们迫害我，还要迫害我女儿啊！”他们怕别人听见，赶紧关门窗，他们说要到我家来，我说我不接待。下班时间到了，就这样他们悻悻的走了。

我刚回到家就被盯上了。我住的是底楼，经常看见在我家附近蹲坑的，有社区人员，有便衣警察，有被收买的邻居，也有教育局委派的“眼线”。有一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在我窗户外蹲坑，被我女儿赶走了。受邪党毒害的邻居、熟人都无端地仇视我，说我反党，我在家放大法歌曲，原校长张存发就在我屋外威胁说：

“是不是想进去了？”意思就是想关押我。

我的手机被窃听，女儿、女婿的手机也都被窃听，我在家说什么都被他们窃听到。我每次回邻县母亲家看望母亲，都被广汉“六一零”窃听。我弟弟同我母亲住在一起，每次我回母亲家，我弟弟都要受到本地“六一零”、派出所的威胁、恐吓。我给弟弟、妹妹写的信，他们一封都没有收到。我上街买菜、到超市买东西，到朋友家，不管到哪里都有邪党人员跟踪，有开汽车的，有骑摩托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一次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社会青年骑的自行车拿着半截信封露出半截照片正在看着我辨认。有一次在菜市场便衣诱骗被我识破，我转身回家了。有几次差点被绑架，我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尤其是二零一二年新年过后，广汉金雁派出所警察经常频繁的砸门、叫喊、骚扰，还有广汉中山小区社区人员参与。有一个星期天，从早上八点一直砸门叫喊到下午四点钟才离开，中午吃饭时间稍停了一会儿。女

儿星期天在家休息都不得安宁。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二十分，我刚开门出去，被藏在对门防盗门后的便衣猛然开门出来拉住了我的家门，趁机闯入我的家。藏在周围的几个便衣都冒出来了，都闯进了我的家。那伙便衣是广汉市“六一零”的毛莉、杨林，国保大队警察杨斌、金雁派出所副所长黄康云、警察文义。当时，我的女婿在家睡觉，女儿正准备上班，被警察堵在家不让出门，警察还威胁我的女儿。杨斌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说着欲拉我进屋，我意识到他要绑架，便大喊：“绑架好人了！绑架好人了！”一边喊一边跑，跑到大门外的路道上，杨斌追着我照相。我在外面叫他们出来，不准呆在我的家里，有什么事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说。他们不出来。

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打开我的房间门，抢走了我的电脑、打印机（其中一台全新）、刻录机、光盘（白光盘近四十）、大法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全套、MP3（全新）、手机（其中一部全新）、现金、硬盘、等等诸多私人物品，价值三万元左右。目击者看见拉了一大车东西走。他们妄图把抢劫我的私人物品作为诬陷迫害我的证据，我没有亲眼见证到我所有失窃的东西，我不承认他们的胡作非为，他们已经触犯了中国多部法律。我女儿到派出所去要回被抢劫的私人物品，警察威胁说：你再来，连你也抓起来。

我再次被迫流离失所。金雁派出所与我对门邻居温贤惠夫妇电话联系，叫他们发现我回家了就报告，妄图继续迫害我。

至今我流离失所在外已快一年了，还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中，广汉“六一零”胁迫单位从二零一二年七月停发我的退休工资至今不给我，对我的迫害还在继续。十四年来，中共邪党人员对我的人格、信仰的迫害，对我的迫害，对我亲人的伤害，实在太多了，无法细说。

【明慧网】现在的人们，一提到“神”“佛”，就会轻蔑地称之为“迷信”，其实，“神”“佛”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神州”，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对大自然的了解太少，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而产生的一种认识。那么，西方的那些科学家们是如何看待神的呢？

400年前，当天文学家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后，欣喜若狂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感谢上帝，让我想方设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

200多年前，经典力学大师、大科学家牛顿曾接待一位固执的无神论者，请他观赏自制的太阳系星体运行仪，客人惊叹于其运行之精确，问道：“谁制造，怎么制造的？”牛顿幽默地说：“自发地随机产生的。”无神论者以为这不可能，牛顿反问道：“既然你认为小小星运仪都不可能自发地、随机地、偶然产生，为什么坚持认为这庞大的宇宙及一切都是随机、偶然地产生的呢？”

上个世纪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曾接受记者访问，请他谈对

神就在我们身边



神是否存在的看法。爱因斯坦看着桌上的糖果、饼干、咖啡杯，对记者发问：“记者先生，您知道是谁将咖啡等物安放在此处的？”记者回答：“当然是阁下。”爱因斯坦接着便说：“小到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请想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也许阁下会说：‘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是的，您具备了五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这五种感官是有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范围内的波长，

人才能听到……”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被雕刻在大理石上，现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馆中：“神深奥难明，但他决无恶意。”他主张一种观点，即：“的确有一个外在而客观的实体存在，我想去捕捉，但不可能用直接的方式、或做实验、或推理得着，也无法绝对有把握获得，然而直觉却想要去领悟、深入，这种直觉是由于我们经验到事实的整体而引发的。”

爱因斯坦说：“我对神的信仰使我毕生获益良多，使我在科研中，即使遇到重大难题，也不失望，因为我想，‘答案必会找到，神确系难测，但总不欺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位没有宗教感情的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

总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我看不见我才信，看不见的我就不信。其实，人类的感官是很有限的，我们的身边充满了各种频率的电磁波，我们不知道；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必需的和有害的物质，我们不知道；甚至于在地震、海啸发生之前，动物都有预感，而人却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我们有什么根据就坚称“神”不存在呢？◇

英国观众长了“见识”

【明慧网】中共对天安门广场的管制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2013年3月15日，英国“天空电视”的记者马克·斯通（Mark Stone）与远在伦敦的“天空新闻”的主播连线进行现场直播时，因为他提到了1989年的六四学潮，被中共警察强行制止。马克·斯通明确表示自己有天安门摄像的许可证，可是中共警察不听这些，强制他与摄影师上了警车。

中共警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正在进行直播，也就是说，英国民众通过电视看到中共警察野蛮执法的过程，由此见识了中共警察的执法犯法以及严格的新闻审查与控制。就是对中国民众来讲，他们在没有认识到中共对新闻的审查时，也算是开了眼界。

其实中共早有内部规定：记者到

天安门采访，都要事先申请。没有许可证，当时就会被轰走。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中共特意设置好了需要报道的内容，然后安排记者采访。这样调派来的记者与摄影师，不但不需要许可证，警察还得全方位地配合呢。

例如，2001年中共炮制的用来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中，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显然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至少有两台摄像机拍摄了自焚现场，一台从高处拍摄，一台是近距离特写拍摄。

面对国际社会对“自焚”中各种特写镜头的质疑，中共政府声称录像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人立即予以否认——因为从事情一开始，CNN记者的摄影设备就被警察监控起来、没收了，受到和英国“天空电视”的记者一样的遭遇。

中共关于天安门自焚报道的拍摄，只能由中共特派的摄像师拍摄，而且是预先就安排的。◇